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 青城十九侠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 目 录

- 第一三回 续命无方 二仙怜孝子 ..... 461  
返魂有术 九载待灵芝
- 第一四回 入古穴 遇怪墨蜂坪 ..... 491  
悟前因 泄机青竹筒
- 第一五回 两探妖窟 雷雨窜荒山 ..... 505  
载访仙娃 愿言申宿契
- 第一六回 银燕盘空 幽壑森森逢禁侣 ..... 526  
铁链曳地 清琴泠泠喜知音
- 第一七回 韩仙子幽壑绾双姝 ..... 536  
纪神童深宵惊异兽
- 第一八回 挥慧剑 心断七情索 ..... 556  
觅沉竹 力诛三脚怪
- 第一九回 飞霜掣电 雪魅伏辜 ..... 581  
旨酒佳肴 映神借洞
- 第二〇回 柔情似水 山女传音 ..... 613  
邪火弥空 仙娘失计
- 第二一回 彩雾笼沙洲 群丑弥天喧蛊语 ..... 641  
流光照川峡 轻舟两岸渡猿声

第二二回	忧危难 千里走蛮荒 傲凶顽 三峡擒巨寇	661
第二三回	大泽深山 频惊怪异 奇人神兽 同荡毒气	680
第二四回	同是避秦人 异域班荆成宿契 别有伤心史 深宵促膝话前因	721
第二五回	有心弭祸 巧语震凶蛮 无意施恩 灵药医病叟	741
第二六回	追逃人 三熊中巧计 惊蠢子 颜觊种恶因	769
第二七回	信奸谗 酋长背德 承重囑 捕快泄机	791
第二八回	指挥若定 深峡藏兵 恩怨分明 元凶授首	799
第二九回	沙飞石走 神虎斗凶獠 雾涌尘昏 仙猿惊怪鸟	826
第三〇回	蛮徼投荒 苦心寻良友 仙山疗疾 无意得丹经	846
第三一回	往事怆神 故人第宅招魂祭 锐身急难 长路关山仗剑行	871
第三二回	卧薪尝胆 山寨练仙兵 出谷迁乔 蛮山驱兽阵	891
第三三回	乌柏山奇童诛恶道 锦鸡谷孝女孕灵胎	916
第三四回	妙法惩凶淫 电掣雷轰 奸夫毕命 宿缘多孽累 会稀别远 孺子思亲	938

续命无方 二仙怜孝子  
返魂有术 九载待灵芝

话说光阴易过，转眼便是四五年光景，纪异已长到有八九岁小孩般高矮。只是骨瘦如柴，看身体仿佛极瘦。可是生具异禀，不但纵高跳远，捷逾猿猱，而且身子比燕还轻，竟能飞行林杪，枝柯不动。尤其是一双怪眼炯炯放光，就在黑夜之间，也能辨析毫芒，目光所及，纤微必睹。一双长臂利爪更穿木裂石，真个是力大无穷，世所仅见。纪光父女见他这般异相，一些也不嫌他丑陋，反倒更加疼爱起来。

这天纪光父女祖孙同席吃饭，因是夏日，便摆在湖边。恰值日落之际，夕阳光从林荫中斜射到纪女脸上。纪女自从产后起床，一直无恙。纪光每日见惯，也不似前此那般忧不去怀。这时正坐在纪女对面，觉出她颜色不对，仔细一看，肉皮里已无血色，甚是难看。觉得女儿近来眠食如常，并无病状，还以为是阳光映射之故，当时虽有些吃惊，也未出口。及至匆匆吃了饭，纪光叫纪女伸出手来，一按脉，才知一两天工夫，脉息已有了死征。猛想起无名钓叟行时之言，屈指一算，离产子之期正是五年。看神气，至多还有十日寿命。心里一酸，不禁流下泪来。

纪女本聪明，猜是不妙，便安慰纪光道：“女儿自经大变，恨

不速死。只因爹爹膝前服侍无人，又生了这几年，已是多余。更幸此子虽是在世，如今业已逐渐长大，虽只五岁，却比大人还强。女儿就算短命，也是前生孽重，食报今生。爹爹有他，不愁没人服侍，女儿虽死九泉也瞑目了。”纪光含泪答道：“话不是如此说。无名仙长行时，虽有我儿只有五年寿命之言，并非毫无解救。前年来收蛇菌，我又问过他，也说是时至再看，目前难定。如有可生之路，何忍使你撇我而去呢。”纪女苦笑道：“并非女儿不愿活，只是无名仙长所说那千年灵芝，漫说无处寻觅，纵有也是神灵怪物守护，我你俱是凡人，哪里能得到手？否则像无名仙长所赐灵丹，平素治疗沉痾，何等灵效，女儿吃了这许多，也只保得这五年，别的药还有什么效验？”父女二人越说越伤心，说到末后，竟抱头痛哭起来。

纪异年虽幼小，早已明白事体。见祖父、母亲痛哭，心里悲恸已极。暗中只打主意，表面上却丝毫不露。只把深含痛泪的怪眼，一翻一翻地望着乃母出神，一句话也不说。纪光父女并未在意。父女相对愁思，终是不舍分离。纪光知道除了求无名钓叟，别无方法。但是自己已然被他拒绝过了两次，再说，未必有用。忽然想起孙年纪虽幼，比起大人还要矫健得多，又是无名钓叟垂青之人，他如单人前去，或者无名钓叟念在他一番孝思，能给他设法儿。明知纪女业已神游墟莽，此去毫无把握，但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也不能不作此打算。便和女儿说了。纪女一听桐凤岭相隔那么远，纪异单身前往，到底年纪太幼，难以放心，力持不可。父女二人正在窃窃私语，纪异五官何等灵敏，竟然全听了去。暗忖：“明着说去，母亲必不放走。”便坐在旁边，故意装出要睡神气。纪光父女商量了一阵，仍未决定。见天色已晚，便唤了纪异回房安歇。

纪异候至午夜，见母亲仍在祖父房中泣话，越发心酸。再也

忍耐不住，径将房门倒掩，偷偷越过竹篱，到了湖边。纪异虽不似乃父那般能在水波上踏波飞跳，因为先天遗传，从小就爱狎弄波涛，能在水底游行。这时更恐解船惊动祖父，便将衣服全脱下来，衔在口里，轻轻步入水中。将头昂起，双足一登，就在满天星光之下，游鱼也似直往湖的对岸洒去。一会抵岸，且喜衣服未湿，穿好便即上路。此地去桐凤岭只有两条路，纪异曾听纪光说过。小路虽是崎岖，一则要近得多，二则恐乃母赶来追上，便一路翻山越涧，上下峭崖峻坂之间，由小路往桐凤岭那一面赶去。毕竟纪异年幼，平时出猎鸟兽，采取花果，俱在近湖十里以内，不曾出过远门；纪光所说路径方向又只是一个大概，离家不到百余里，便迷了路，走入乱山之中。

纪异一见没有路径，心中自然焦急。转眼过午，论走的路已超出了几倍，仍然未到。出门未带食物，不由腹饥起来。纪异救母心切，仍然飞也似前进，顺手采了些道旁山果充饥。南疆深山，毒草毒果甚多，不知怎的，一个不经意，随手采了一种不知名的毒果，塞入口内。刚咬一口，觉得咸臭无比，连忙吐出，口里已沾了毒汁。再走片刻，渐渐口渴欲焚，心头烦恶，难受已极。想要饮水，附近不但没有一个溪涧，连果子也难寻到。越走越干，口里似要冒出火来。

正在无计可施，忽然一眼望到前面峭壁上有几株红草，其形如兰，又细又长，如锦带一般飘飘下垂。山风动处，兰叶当中现出一个比碗大的柑子，颜色金黄，湛然有光，看去肥大可爱，碧茎朱叶，掩影生辉。纪异当时渴极求解，也没想到柑子怎会长在初夏时分，又长在兰叶中间。见那柑子离地有数十丈高下，背倚危崖，下临绝壑，崖壁除这几枝兰叶处，寸草不生，无可攀附，一次又纵不上去。一时情急，将鞋脱去，施展天生奇能，用那比铁还硬的长指爪，像壁虎一般地爬上去。相隔还有数十丈，便闻到

香风透鼻，转眼到达，一看上面崖壁已凹缩进去，成了一片亩许大小的平崖。那柑子生根之所就在崖前，根前石土零乱，仿佛刚才不久有人来此掘过。纪异也不管它，翻身上来，坐在崖边，摘了柑子。刚用手一掰开，那般清香之味真是难以形容。只是与常柑子不同，柑皮去了一层又一层，剥到末了，仅剩弹丸大一个果形，如去壳荔枝，色如碧玉，四周有一圈浅绿色的微晕，鲜艳夺目。纪异见柑子太小，不足解渴，未免有些失望。及至塞入口中，竟是一包汁水，到口融化，满嘴甘腴，芳腾齿颊，把适才烦渴全都解去，立时精神大振。

再往崖下一看，虽然自己惯于跳高纵远，像这般数十丈高下的危崖，却未凭空跳下去过。因情急贾勇上来，手足已受了一点伤，再用前法下去，不禁为难，跳下去又觉有些胆怯。方在沉思，将下不下之际，猛想起下既为难，何不往上寻路？回头一看，身后靠崖处是一洞穴，穴底仿佛有光。纪异起身钻往洞中，照那发光处走去，两三转后，居然走出洞外，面前又现出一片平崖。奔向崖口，虽然一样是峭壁如削，却是藤蔓纠结，不似那一面寸草不生，而且中途尽多落脚之处。忙攀藤蔓援了下去。还未到达崖底，便听上面铜钟崩裂般连连怪声吼了两声，接着便听叭哒叭哒由远而近，甚是疾骤，震得四山俱起了回响。

纪异心中惊疑，仰头往上一看，那东西已到了崖口。由下往上望，只看见一个有圆桌面大小的脑袋，颜色碧绿，烂糟糟的，生着不少酒杯大小的眼睛，金光四射。张着血盆大口直喷白雾，正在据崖张望。纪异虽然胆大，毕竟年幼，自从出世以来，几曾见过这般凶恶的怪物。心里一害怕，打算急速下降逃避。不曾想手一慌张，正抓在一根朽藤上，咔嚓一声，将藤拉断。偏巧这一处崖壁是凹进去的，又在忙乱之中，再抓别处已来不及，竟凌空十余丈坠了下去。

纪异当时觉着身子轻飘飘的，与往常不同，也未在意。落地时，身略一稳，即行站定，一点也没受伤。见手中还抓着半截断藤，忙随手扔去。还以为上下相隔甚高，怪物未必能够追来。谁知起初怪物见至宝被人盗走，愤怒追来，顺着人的脚迹，追到崖口，并未看见纪异。纪异如将身子贴壁隐在崖凹藤蔓之处，怪物目光虽然敏锐，也看不见，略待一会，自会回转。这一慌张落下，反被怪物觉察。铜山东崩，洛钟西应般一声怒吼，震得四山都是嗡嗡之声，震耳欲聋，半晌不绝。怪物吼罢，竟不顾命地从崖上纵下追来。

纪异经行之处，一边是撑天危嶂，仅有这半壁腰上横着的一条险径，另一面更是一片平滑不能立足的峭壁。中间隔着一条十余丈阔，其深莫测的广壑，云雾沉沉，望不见底。这一条路宽窄不一，宽的虽有数丈方圆，窄的却只有尺许，崎岖峻巖，不比平原之坂，可以奔腾驰逐。这东西更不似平常见的野兽，可以和它力搏，来时又是那般先声夺人，吓得纪异连头也不敢回，一个劲往前逃走。怪物脚步沉重，发出叭哒叭哒之声，山摇地动般追来。

眼看离身越近，路忽分成两条岔道，宽处业已走完，越走越窄。一头是绝地，无路可通；另一头虽然面前一段稍窄，只要越过临壑那一段险径，便是一片盆地。论理原该往活路上逃走，纪异忽然灵机一动。暗忖：“这一面虽然有路可逃，但是怪物行走这般迅速，难免不被它追上。那面虽是死路，可是路极险隘，山石萃确，上下蜿蜒于危壁之间，连像自己这般矫健轻小的身材都不能并肩行走，怪物身躯比两个水牛还大，即使凶狠异常，没有它容身立足之所，它也无奈已何。不如逃向绝路，且避开眼前危机，再作计较。”

想到这里，便往那条绝路上飞跑下去。约有半里之遥，听到



怪物怒啸不绝，只是追逐之声渐远。同时前面的路也将近走完，为峭壁所阻，休说人行，便是猿猴也难攀援。这才回头注目一看，那怪物果然吃了身躯太大的亏，盘踞在一段下临危壑，上覆危崖的险路口上，无法过来，头上金光闪烁如星，不住声地怪吼。

纪异惊魂乍定，方得仔细观察。见那怪物生得身长两丈以内，通体碧色，满生绿绒。乍看烂糟糟的，伏处前高后低，看不见后半身。一颗滚圆圆的大头上生有七个眼睛，足有酒杯大小，睁合之间光芒远射。大鼻掀天，宛若仰盂。虽然吼啸连声，嘴却闭住，也不知有多大。腿似不长，脚爪也为绿绒一般的毛团遮住。看去形相甚怪。

纪异胆力绝壮，先时害怕，全为怪物先声所慑。及至怪物为地形阻住，追不过来，双方对耗了一阵，见怪物也无甚奇特伎俩，胆子不由渐渐大将起来。暗想：“后退无路，前行又为怪物所阻，自己还肩负关系着母亲生死大事，莫非还和它耗上一年不成？”越想越后悔，不该往绝路上逃走，闹得进退两难。几次四面寻找，俱都无可飞越。怪物形象凶恶庞大，手中又无有兵刃，到底有点胆怯，不敢硬闯。

正自惶急，猛见这一条险径的峭壁上面生满许多石包，大多形如半珠，大小不一。心想：“这怪物尽管不退，何不将这壁上的石包扳了下来，去将它打走？”当下随手抓住近处石包，两手用足平生之力一扳，嚓的一声，居然扳了一块海碗大小的石块。纪异心中大喜，忙将那石头放在足旁，又去扳第二块。接连动手，连大带小，约扳有十几块。这才挑了一块大的，站起来身来，对准怪物头上打去。耳听像打破鼓一般，噗的一声，打个正着。

那怪物本已耗得有些不耐烦，经这一下，越将它惹恼。咩的一声怪啸，那口边忽然喷出一团浓雾，顷刻之间散布开来。这里纪异还不知道利害轻重，只管将石连连往云雾之中打个不休。那

云雾也越来越密，怪物渐渐全身都被遮没。凭纪异那样的天生神目，也只看得出一些星光在雾中闪动。不多一会，纪异扳下来的那一堆石块业已打完，怪物兀自吼啸不退。再寻石块来打时，云雾已到身前，到处白茫茫，哪里还看得见峭壁上面的石包。好容易发现身后高壁，离地丈许有好几块石头附在上面，想去扳下来。身刚纵起，猛觉云雾中的那些星光离身甚近。纪异微一寻思，知那正是怪物的眼睛。如算距离，至多不过七八尺以内。

原来怪物四爪本有攀崖附壁之能，纪异的石头有几块正打在它的痒处，激得它口中喷出云雾，侧着身子抓住危壁，似壁虎一般挨将过来。直到近身，纪异才行发觉。纪异石头还未取到手内，怪物鼻息已经听得甚清。心里一着急，不知不觉往上一提劲，竟飞跃起有十来丈高下。那云雾已然弥漫全崖，适才下面所见壁上石包业已跃过，慌乱中伸手向壁间一抓，没有抓住，一个抓空，往下坠去，正落在怪物的头上。只觉足底软绵绵的，立时又觉怪物回头来咬。这一惊非同小可，仗着平素胆大心灵，百忙中还想起只要能越过怪物，便是前面那条险径，可以逃出。忙用力一垫步，从怪物身上飞跃过去。他却不料到处云封，路又险窄，事前没有看准落脚之所，怎能存得住身？一个落空，直往那无底绝壑坠去。

那绝壑下面尽是极深的污泥，无论是人兽，下去便即没顶而死。纪异虽然失足，神志并未昏乱，还在拼命提着气，准备落底时不致受伤。正在身子轻飘飘地往下坠去，忽听上面一声大喝，接着一道闪电，自空而下，闪了两闪，腰间便被抓住，往上提起。纪异先当是怪物追下，方要挣乱，忽听脑后有人喝道：“异儿，我来救你，不许乱动。”耳音甚熟，颇似无名钓叟。及至到了上面一看，立身所在已是高崖顶上，面前站定一人，果是无名钓叟，不禁喜出望外，连忙跪下行礼。

无名钓叟将他拉起，说道：“这绝壑底下，全是千百年来两崖

藤蔓花果落下去积成的污泥，深固难测，毒更无比。这毒气在下面弥漫，离地高约数百丈。我如不来，你纵不中毒送命，为这污泥所陷，也绝无生理。这也是你孝心感动，才使我阴错阳差，赶来此地。你看崖壁上的怪兽还在么？”纪异一心只在乃母安危，一旦与无名钓叟不期面遇，恨不能立时就回了回去，什么都顾不得。闻言也不去看，只哭求：“仙长，快救我娘一命！”无名钓叟见他刚经大险，安危稀奇毫不在念，好生赞叹。

纪异方在催促，忽听半崖腰有人大声说道：“此子果如道友之言，此时情殷于母，道友可送他回去。我已收服此兽，且待中秋节后，云梦山相聚吧。”说话声音越来越近，一片白光从崖底升起。当中现出一个羽衣星冠的苍须道者，手中抱定一个和家猫大小的野兽，形状与先见怪物一般无二，只是要小得多。晃眼工夫，冲霄直上，没入遥空，不知去向。

无名钓叟见纪异什么都如不闻不见，惶急之态甚是可怜，便不和他再多说别的话，将他抱起，吩咐：“我这就同你前往，不要害怕。”说罢，将足一顿，驾起遁光，直往纪家飞去，不消多时，便落在湖心沙洲之上。

纪光父女正在屋外焦急，见无名钓叟果然携了纪异回转，俱都大喜。纪异一落地，又朝无名钓叟跪倒求救。无名钓叟道：“你先莫着急，我既前来，自然是要略尽一些人事。可惜你的缘分不深，灵药精华已被旁人得去。只凭着你这点孝思，乃母可多活两年而已。”说罢，将身后葫芦儿揭开，用手拈出十几枝颜色鲜红的兰叶，对纪光道：“此乃三千年幽岩朱兰，道家奉为异宝。若得兰实服了，可以长生不老，乃是亘古难逢之物。待我用玉刀切断，捣成朱泥，和成梧桐子大小的丸药，每日与令爱晨起服上两粒，预计又可保得两三年无恙了。”

纪光父女闻言，方在拜谢，纪异一听，诧异道：“这兰叶这般

难得？适才我遇见怪物的高崖下还生得有一株，与这个一般无二，我还不知它能救母亲。仙长会飞，何不去把它采了来，与母亲做药吃？”无名钓叟闻言，对纪异细看了看，惊道：“这朱兰生在你我见面的一个崖洞外面，地势极为隐僻险峭，猿猴都难攀援，你是如何上去的？”纪异道：“我因途中吃了一个黄颜色的三角野果，当时觉得嘴里又辣又麻，连忙吐出。随后越走越渴，路上滴水俱无，偏又再寻不见一个好吃的山果。实在渴得难受，无心中看见高崖上有十几枝朱兰叶，风一吹，现出一个大柑子。一时情急，不顾命爬了上去，采到手里，连剥去许多层皮才得到嘴。那柑子和别的柑子样子味道都不同，真是又甜又香，一包水，吃下去，嘴就一点也不渴了。我从未爬过那般高的崖壁，上倒好上，下来时却有些害怕。我才从崖洞中穿寻到了一面有藤蔓地方缒了下去，没到底，便遇见怪物追来。如非仙长搭救，命都没有了。”

无名钓叟笑道：“那千年兰实，竟是你吃了么？我今早到此，你外公、母亲正在着急，要去找你。我说你仙福甚厚，决然无害，答应代他们去寻。回到桐凤岭一看，你却未到。我又在附近山谷中四处找寻，中途遇见昆仑派道友苍须客程迪，说听他们人归报，盘龙岭绝壁高崖之上，生着一棵朱兰，只是未曾结实，旁有神兽守护。这朱兰生在不见日光的危崖之上，乃天地灵气所钟，三千年始一开花结果。苍须客依言寻到，知道不久便要结实，每日均去看望，准备一结实便行采服，连那神兽一齐收走。谁知今日偏巧发生要事，去得晚些，路上相遇，邀我去看。我因此物举世难得，便随了同去。到了一看，兰实已为人采走。此物精华已失，三日之内便要枯萎，只得各人分取了些兰叶。偶闻神兽嘶声，寻到侧面，看你与怪兽正在下面危壁之间相持，我便和苍须客说了你降生的大概。因他要看你能力禀赋，所以迟到你失足坠落之时才行援手。先只说那般高崖，非你力量可达，兰实定是被另一人盗

去，不想无心中却便宜了你。那神兽名为火眼碧狻，又名喷云兽，身生多目，能大能小。每遇怒极，必先将云雾喷出，遮护全身，再行前进。不但力大无穷，迅捷如飞，而且眼藏毒泪，五尺之内射人必死，真个厉害无比。如今已为苍须客收去看守门户。也是你孝感动天，才有这等仙缘奇遇呢。”

纪异一听，兰实如给他母亲服了，便可断病除根，延年益寿，好生悔恨，不该吃它，不禁又自怨自艾痛哭起来。无名钓叟劝道：“你莫要悔恨。那千年兰实乃是亘古难遇的天材地宝，一得到手，当时便要吃下去，才能有效，稍过片时，色香味俱败，灵气全失，有何用处？你在先本已误服了山中蟒涎所化的毒果，如非巧服灵药，再过些时，便要烦渴而死。不是你禀赋特异，连那高崖也上不去，即使想要带回，怎能做到？此事关乎运数，不能强求。我因不堪为人师表。承令祖再三相托，打算将你引进苍须客的门下。他见你质地甚好，已然应允。不过他近来正在清理门户，又受了一个多年不见的好友之托，等我和他相见之后，便须前往赴约，有三五年光阴耽搁。再加你母只有这两三年寿命，你祖父也无人服侍。一则成全你的孝道，特地使你晚入门十年，二则算出你还另有一番机缘，须等你遇合之后，中途遇到危难，那时定来度你入山。此后须要好好修持，静待时机，无故不可杀害生灵，以免误却前程要紧。”

说着，无名钓叟早把那些朱兰捣碎成泥，又取了几粒灵丹研散，和成梧桐子般大小的丸药。吩咐纪女拿去，每日如法服用。纪异虽觉两三年寿限太短，不久即到，心中悲苦，却也无法。私心还想在这两年工夫，朱兰灵芝之类的灵叶也许能够找到，决计等无名钓叟走后，再去满山寻找。因恐祖父、母亲阻拦，心事并未说出。只不住向无名钓叟探听，这些天生灵药是何形状，以免遇上时又失之交臂。无名钓叟怜他至孝，倒也不惜尽心指教。因这

一来，纪异在十九侠中最称博识，日后同门师弟，先后有好几个人俱得了他的益处。此是后话不提。

这一次，无名钓叟被纪光父女祖孙三人再四挽留，住了五日，才行别去。在这五天之内，无名钓叟除教纪异一些博物知识外，又把医术秘奥尽量传给纪光，命他随时在南疆之中行医济世，日后终有善果。纪光自是一一记在心里。

无名钓叟一走，纪异昼夜关心乃母安危。先是推说游玩和打猎、采果之名，在附近一带深崖峻壑之内，寻找无名钓叟所说的种种灵药异宝。渐渐越走越远，不特远近周围数百里全被寻到，便是昔日误走危崖，遇见神兽之所，也去过好些次。仗着服了兰实之后，益发身轻力健，捷逾猿鸟，每去一次，最多的也只当日便来回。日久，纪光父女俱都看出他的行径心思，虽然疼爱逾恒，知他比大人还矫健得多，倒也没甚不放心处。反正不让去，也禁止不了，只得由他。纪异见祖父、母亲除了嘱咐出门时须要带上兵刃暗器，诸事小心外，并未拦阻，自合心意，索性言明了再走。

光阴易过，转眼一年多的工夫，除常见之物外，无名钓叟所说的各种灵药，一无所获。纪异丝毫不灰心，仍是苦求不休。纪女心疼爱子，知道无名钓叟话已说完，纪异只是徒劳，来日苦短，恨不得母子常聚，不愿离开。纪异事处两难，既不舍得违背母亲，又恐良机坐失。真个是劳心焦思，日无宁处。

日子就似这般过去，不知不觉间已是两年将近，眼看聚首光阴越短。纪光知道修短有数，虽然伤心，也是无法。纪异年纪又长了两岁，越发知事，比前更加焦急。因近来日里母亲不许出去，便在半夜里起身。仗着那一双天生神目和飞快的脚程，出去穷搜崖洞，到了天明之后才废然而返。一想到伤心处，便背着人痛哭一场。

这日一看药罐，见余药还多，纪异以为乃母所服的灵药，两

年光景才服了不足一半。想起无名钓叟所说，三年之内服完药后，若无继，才算无救之言。照目前存药计算，乃母寿命至少还有两年，心里略宽了些。暗忖：“那年所遇苍须客，看神气似比无名钓叟道行还高。那朱兰叶有一多半被他带去，定然也是和成灵丹，想来还有，如寻到此人苦求，或者有救。只那云梦山不知在哪一方，无从前往。也曾连问祖父几次，那地方肯定在远处，恐自己又要私逃，所以执意不肯说。偏巧日前母亲教读《汉书》，正讲起汉高祖下云梦的一段，才得知道地点是在湖北。若和上次一样偷跑，路太远了，母亲必不放心，明说又不行；不去更是无望。”

他又盘算了多少天。见母亲虽然照旧服药，时常面带闷苦之容，与往常不同。并且一步也不许离开，心中不解，益加忧心如焚。最后决定，仍是在灵药未服完以前，赶往云梦山去求苍须客解救。即使不遂心愿，那山既是仙灵所居，也许能寻到灵药仙草之类，到底比起只在附近山谷穷搜要多几分指望。便留了一封极恳挚的书信，在半夜里偷偷起身，往湖北云梦山上面去。

那云梦山，就在云梦泽的附近。山并不算大，可是洞壑幽冥，穷极深秀。纪异虽是灵敏，一则年纪太轻，没有出过门；二则又不懂得外边事故；三则身上未带着盘川。起初在山中奔驰，还能和上次一样，采些山果，饮些山泉，以充饥渴。即便出了山，走入山人的村落，有那知道纪光的人，固不把他当作外人看待；就是不认得纪光的，纪异是连日连夜赶路，单讨一点吃喝，也还办得到。等到一路趲行，出了云贵省界，走入两湖边界，谁知越是热闹的地方，人情越薄。有时不只要不出吃的，连问路都因纪异不明世俗虚套，说话直率，生得又那般丑陋，不讨俗人欢喜，所以不是不理，便是故意捉弄，使他走了许多冤枉的路。他还不敢耽搁，路上至多打一个盹，连睡也未睡好。也不知受了多少饥渴劳顿，好容易才算走到。按他脚程，不过数日可达，却走了大半

个月光景。

虽然侥幸到达，那苍须客所居的洞穴，却无人知道。纪异先在前山寻访，打听了两天，没有头绪。第三日起，也不再打听，一个人满山苦找，又是两日。虽是焦急，还以为乃母手中无名药叟所赐的灵丹尚未服完，晚些日回去，除了母亲、祖父惦记外，大事无碍。苍须客既在山中居住，已然到了地头，早晚间不愁寻他不着。

这日走向一个极幽僻的山洞之中，照例先跪倒默祝一番，然后边走边喊。入洞走有半里之遥，渐觉地面平洁，与别处所见洞穴不类。方在猜想莫非苍须客就住在此洞内？忽然到了尽头。这种失望的事儿，纪异连日经过甚多，并未怎样在意。正待回转，忽听咩的一声兽吼，听去甚是耳熟。再仔细一听，那声音就在洞壁里面，余响犹然未绝。纪异猛想起这吼声分明和先前在危崖上巧得兰实所遇怪物的吼声一样，后来无名药叟曾说那东西是个神兽，已为苍须客带回云梦山去看守洞府。这里既听到吼声，必与仙居不远，不禁又生了希望。

停步回身一看，洞中石壁颇有許多裂痕，试着用力推扳，竟然随手而动。断定仙人必在里面，因防外人入内，特地将人口之处堵死。便择了一块可以扳动的石头，用尽平生之力往外一扳。那一块六七尺大小嵌在壁上的石头，像后面有人推拱一般，沙沙两声，往外直突出来。纪异恐被石压伤，连忙纵开时，咻的一声，石出洞现。未及细看，洞壁后面的一怪物，早跟着冲将出来，浑身碧绒，头上星光闪闪，正是以前所遇的喷云神兽。纪异识得它厉害，仓猝中喊声：“不好！”拔步便往洞外逃走。逃出还没多远，后面神兽已然迫临切近。洞中路径又黑暗曲折，越靠近洞口，地愈坎坷不平。幸而纪异目光敏锐，如换旁入，就是好好摸索而行，也难免跌倒，何况飞步逃走。纪异一听神兽追声甚紧，心里一慌，恰



巧经行之处有许多坑穴，极为险巖，不知怎的一个不留神，踏错了步，脚被石窝陷住一绊，栽倒在地，立觉一阵腥风从头上吹过。刚在害怕，猛一动念：“自己此来所为何事？神兽既在此守洞，这里明明是仙人所居，寻还愁寻不到，怎便逃跑？死活也须将它制伏，才能得见仙人。”

纪异想到这里，勇气大壮，一翻身便即纵起。正待向神兽打去，匆匆回头一看，那神兽并未追来。记得初跌倒时，吹过一阵腥风，莫非那东西已赶到前面？怎的会不伤自己？且不管它，仍往洞的深处赶去。二次赶到尽头一看，不由大失所望。原来那洞壁后面的石壁通体浑成，仅有数丈深广。一层复壁，为神兽藏身之所，已于破壁时逃去。再看被自己扳落石块的外层洞壁，却似人力堆砌而成。先还以为仙人仍藏在其内，故弄狡獪，不见自己。及至面壁呼喊乞哀，号哭跳跃了一阵，仍是一丝影响全无，不禁失望。

纪异刚一回身，猛地眼睛一花，那神兽不知何时又回来，正蹲伏在头层洞壁外面，头上诸目闪如繁星，对着自己。纪异这时已是情急悲愤，奋不顾身之际，哪还有甚害怕，大喝一声，便朝神兽扑去。那神兽竟不和他对扑，拨转身朝洞外飞逃。纪异见了这般光景，胆力越壮，飞也似拔步便追。不一会，追出洞外，随着神兽身后，一路穿山越涧，往前追赶。追了一阵，追入一个两面危崖的深谷之中，眼看前路越窄，形势越险，已然将到尽头，神兽擦崖面行，渐难容身。所经崖处，两崖藤枝树叶断落如雨。纪异方在心喜神兽走入绝地，那神兽忽然叫的一声怒吼，身上绿绒团团鼓起，平地一跃，往尽头处的崖顶上飞去，数十丈高的巉崖，竟然一跃面过。

纪异见那巉崖虽然壁立，中间仍有几处危石可以攀附，和起初遇怪物时那座寸草不生、上凸下凹的削壁比较，上去容易一些。